

塞尔维亚控枪危机考验武契奇

塞尔维亚上周连续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17人死亡、21人受伤，受此影响，首都贝尔格莱德和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数万民众于5月8日举行“静默游行”要求控枪，而这已成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上台以来面临的最大执政危机之一。在一些媒体看来，这场由反对党搭台、社会活动家“唱戏”的抗议存在明显政治成分，与其说是反枪支暴力，更像是别有用心者借国民伤痛攫取政治利益的反政府行为，对此武契奇坚称“决不退缩”。

■ 教育部长已请辞

据塞尔维亚N1电视台5月8日报道，当日早上6时，抗议者在贝尔格莱德的国民议会集结，他们高举“塞尔维亚反对暴力”的旗帜，一路浩浩荡荡地向政府办公大楼的方向前进。据警方估算，这场“静默游行”的活动规模超过5万人。

游行前，发言人宣读了示威人群的三大诉求，包括即刻叫停媒体对暴力内容的宣扬，解雇教育部长鲁日奇、内政部长加希奇以及安全情报局局长武林，国民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追究政府责任的同时对国家形势进行评估，以确保类似惨剧不再发生。抗议者要求政府在5月12日前满足上述要求。

教育部长鲁日奇其实早在游行前一天就已经主动请辞。法国《世界报》报道称，他在推特上证实了自己的离职意向，并强调“不会撤回”辞职申请。枪击案发生后，鲁日奇曾将这一暴力活动归咎于互联网、电子游戏以及“西方价值观”的侵蚀，这番言论遭到反对党的痛批，数千人围堵教育部，要求鲁日奇下台。

■ 反枪支还是“反政府”？

游行中，一位名叫维耶多维奇教师的言论被西方媒体广泛转发。“我们想为所有孩子争取安全的学校、街道、村庄以及城市。”她还呼吁：“我们已经缄默太久，人们不能再等下去了。”还有个别激进抗议者甚至要求武契奇引咎辞职，并解散国家广播电视台的管理层。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5月9日报道，诺维萨德也爆发了数千人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将花束投到多瑙河中，让它们随着河流进入贝尔格莱德，以示“声援”。

“这些抗议诉求本质上都是政治活动……这些人不会真正关心孩子们的未来，一秒钟都不会。”据N1电视台报道，武契奇认为这样的活动对国家毫无裨益。他痛斥反对党派利用民众的悲痛情绪攫取政治利益，犀利地指出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一群“秃鹫”。武契奇说，他并不畏惧反对党派以提前投票的形式考验执政党的能力，他会继续致力于政府工作，决不让步。

塞尔维亚N1电视台称，这场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包括塞尔维亚民主党等反对党成员。这些“主办方”在活动开始前宣称抗议活动“与党派政治无关”，但游行队伍一度出现混乱，甚至有人叫嚣“别让武契奇的家人外逃”，还当场读出了武契奇子女的名字。此外，“Republika”网站称，维耶多维奇身份也不简单，疑似为专为反对势力发声的“政治活动家”。以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将这场“静默游行”称为“反枪支游行”，但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却直接在标题中指出这就是一场“反政府运动”。

■ “欧洲火药桶”重拳控枪

塞尔维亚的枪支问题为历史遗留问题。路透社报道称，巴尔干半岛被称为“欧洲火药桶”，塞尔维亚民间也有悠久的拥枪传统，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枪支管控法律松懈，人们从战场上带回大量武器私藏。塞尔维亚的人均拥枪数量为全欧洲最高，平均每100人拥有39支枪械，在全球范围内也仅排在美国和也门之后。

截至2017年，该国民间拥枪数量约为270万支，但其中合法持有者占比还不到一半。另据“德国之声”报道，塞尔维亚虽然在2015年时收紧过枪支政策，将武器登记设为强制性环节，但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大范围的枪支登记工作被一拖再拖。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塞尔维亚政府采取一连串严厉举措。路透社、美联社报道称，武契奇承诺大范围收缴民间武器，并紧急叫停持枪许可证的签发。政府要求非法持枪人士从5月8日起向地方警局主动上缴所持枪械，并设定为期一个月的“宽限期”，过后将对非法持枪者严厉追责。第一天就收到1500支枪、5万发子弹和100多枚炸弹。

该国司法部正着手修缮刑法，严惩危及未成年人福祉的持枪人士，政府还试图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至12岁。为保障校园安全、杜绝暴力行为，塞尔维亚政府向各校委派了安全专家，为学生及家长提供支持引导，还在全国1800所学校分别部署了警力，平均每所学校2名警员。 本报综合消息

印度马戏团，正在消亡的传奇

近日，印度马戏界传奇人物、98岁高龄的桑卡兰去世，引起不少西方媒体关注。印度马戏不仅在印度受欢迎，一些马戏明星在欧美也曾非常有名气。在印度，马戏团在民间有其独特的地位，给底层民众带来无数欢乐。马戏团也为印度的电影事业奉献了不少题材，马戏和杂耍演员们的草根人设在重视歌舞和搞笑的印度传统电影中也很讨喜。但近年来，印度马戏团逐渐陷入困境，变成正在消亡的传奇。



◆ 既有瑜伽，也有歌舞表演

有媒体分析，桑卡兰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印度马戏的命运。桑卡兰年轻时曾经是一名出色的“空中飞人”演员，后来与人合作建立了自己的马戏团，他的马戏团在印度及欧美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桑卡兰本人也成为印度马戏的传奇和代表人物。桑卡兰的前辈，另一位印度马戏传奇达莫·多特，原是一名驯兽师，他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上海成名，后来享誉欧美，被称为“世界马戏第一人”。

实际上，现代马戏是19世纪末期才从欧洲传入印度的。但在印度，作为现代马戏重要表演形式的杂技和杂耍等街头表演历史非常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据称，杂耍在古印度吠陀时代的梵文文献中就有记载。后世印度的马戏表演涵盖了各种技能，如走钢丝之类的平衡术、瑜伽之类的柔术、与火焰相关的表演以及“空中飞人”等等。当然，在印度自然也就少不了驯象、驯蛇和耍猴之类的节目。印度城乡的街头、集市、寺庙和婚礼等，都是印度马戏团表演的舞台。这些表演可大可小，小型的如耍蛇，经常一两个人就能表演。走钢丝、

柔术、杂耍等，常常一家人在村口或街头就能表演。

大型的马戏团一般在人们搭建的大帐篷里表演。马戏顾名思义，关于马的杂耍和特技少不了。但在印度，马戏团的明星一向是大象。当然，老虎、狮子、熊这些猛兽，加上猴子、狗、蛇等也必不可少。其他如摩托车、自行车的特技也很受欢迎。马戏团的节目，许多都有浓郁的印度特色。比如著名的“斯里克利须那球”表演，这个名称就来源于印度教大神克利须那的神话传说，表演通常由两位以上演员共同完成木球的抛、接、蹬等表演，需要高度的身体协调和准确性，兼具观赏性又惊险刺激。其他如“皮里克瓦”柔术表演和“达尔帕克德”绳索表演等，也与印度传统瑜伽有一定关联。而满是印度风情的歌舞表演，更是印度马戏团吸引观众的法宝。

◆ 为宝莱坞提供了大量题材

印度的马戏团为很多影视剧提供了丰富题材。一些大众熟悉的老电影，如《流浪者》《大篷车》等，都展现了印度流动马戏团的生活。近些年，与马戏相关的电影也不少，如《印度马戏》《马戏团》等。在印度的影视作品中，马戏团演员们的草根

阶层人设和善良淳朴、滑稽搞笑的形象，非常讨观众喜欢。

上世纪90年代，印度马戏团进入鼎盛时期，全国活跃着300多家马戏团，给无数印度民众带来欢乐。后来，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特别是近些年，印度基于保护儿童权益及保护野生动物的考量，先后出台多项关于禁止雇用童工及用野生动物进行商业表演的禁令。这些都给印度马戏带来严重的影响。据报道，时至今日，印度仍然活跃的马戏团不足鼎盛期的1/10。而且，不少马戏团举步维艰，规模和效益不断萎缩。

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塔拉塞里，是印度有名的马戏之乡。有“印度马戏团之父”称号的查特雷早在上世纪初，就帮助喀拉拉邦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印度第一所马戏学校，而且将马戏的表演与训练同南印度特有的武术卡拉里帕亚图结合在一起，让马戏表演更精彩，也更具观赏性。

◆ 化身舞台剧继续辉煌

随着马戏团的衰落，印度许多杂耍艺人也回归了古老的表演方式。比如耍蛇人，他们吹着笛子让眼镜蛇随着乐曲起舞的形象，本就是世人印象中经典的印度画面。相对于大型的马戏舞台，惊险刺激的耍蛇其实更适合小范围表演。当然，随着保护野生动物禁令的落实，耍蛇表演也逐渐绝迹了。还有进行驯猴表演的人，如今他们有些人用曾经表演的猴子帮助维持城市生活秩序。在城市街头的红绿灯路口，等红灯的车辆前有时会有些小孩子表演翻跟头、钻圈等小节目，这时杂耍已经变为了乞讨的一种手段。

有的马戏表演则化身舞台剧的一部分，继续辉煌。新德里附近有一处大型商演中心“梦想王国”，在这里有一部经典宝莱坞风格的歌舞剧《吉卜赛王子赞古拉》，自2010年以来，十几年间已经成功上演了数千场，依然很受欢迎。不仅剧中的王子是在吉卜赛人的马戏团被抚养长大的，整个演出中也穿插了许多高难度且极具美感的杂技表演。当男女主角攀着彩绸缎带从观众席上空飞驰而过的时候，无论是演员的高颜值、精美的舞台效果和服装设计，还是惊险的杂技元素，都给观众带来享受。当然，演出数千卢比的票价也同样高昂，不是普通工薪阶层轻易能够承受的。 本报综合消息

保时捷继承人离婚被批“年度最薄情”

“这是年度最薄情的离婚案！”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在5月9日头版以“肮脏的保时捷离婚案”为题报道称，为了迎娶比自己小19岁的新欢，79岁的保时捷继承人、亿万富翁沃尔夫冈·保时捷正在与患神经系统类疾病的妻子起诉离婚。

沃尔夫冈是保时捷创始人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孙子，父亲是前保时捷公司首席执行官费利·保时捷。沃尔夫冈在父亲1998年去世后继承了保时捷公司，估计有200亿欧元资产。这位亿万富翁结过两次婚——1988年与德国女导演兼制片人苏珊娜·布雷瑟结婚，育有两个儿子，2008年离婚；而他的现任妻子、74岁的克劳迪娅出生于德国巴林根，曾任检

察官、大学教授以及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国务秘书，自2007年以来与沃尔夫冈公开交往，并在2019年2月结婚。但幸福生活并未维持多久，去年媒体曝光克劳迪娅罹患神经系统疾病，无法独立行动。今年3月，《图片报》更是爆料称这对夫妇已经分居，沃尔夫冈提出离婚。由于沃尔夫冈是奥地利国籍，5月8日，该案在奥地利地区法院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

周围人猜测，虽然对外宣称是因为妻子生病而离婚，但沃尔夫冈其实是想另娶一位60岁的名媛加布里埃拉。《图片报》称，加布里埃拉的母亲曾结过5次婚，她本人也生得漂亮又聪明，还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她1991年与德国一位王子结婚并获得公主称号，生下一个女儿后于

1998年离婚，又在同年5月嫁给了亿万富翁、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阿迦汗四世，于2014年再度离婚。此后，她又与多位德国亿万富翁保持亲密关系，是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交际花”。

不过，沃尔夫冈要尽快获得自由并不容易。因为奥地利的《离婚法》比德国还要严格，只有在另一方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情况下，婚姻才能解除。但法律也规定，夫妇一方如果有“精神疾病类障碍”也可以作为离婚理由。沃尔夫冈的朋友称他不想看到自己的余生被一个“病妇”压垮，而是想和比自己小近20岁的女朋友一起享受人生。但克劳迪娅表示不想离婚，还希望在“康复后能与深爱的丈夫共度余生”。 本报综合消息